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六十一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九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邱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  
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榮據  
有章邱鄒平濟陽長山新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歲丙

戎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實先後羽翼之福仕為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鈴轄權府事生東昌錄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範範生起巖初其母邱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為真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邱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轉國

子博士陞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丁  
內艱服除選為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墨敗臺  
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都爾蘇疾其權辱同列  
悉誣臺臣罔上欲寘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  
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  
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  
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  
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

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襜如陪位百官望之如古圖畫中所覩帝甚嘉之賜賚優渥轉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

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悅起巖即攝衣而起丞相以為忤已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修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除浙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侍御史將行復留為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召入中臺為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少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滹沱河水為真定害起巖請封河神為侯爵而移文責之復修其

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伯竒  
里克布哈為臺臣所糾罷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  
之非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  
無所顧忌與上官多不合詔修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  
林為承旨充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  
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  
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

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文穆  
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為  
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回  
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識者謂其  
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修名聞四裔安南修貢  
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性孝友少處窮  
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  
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



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阼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為第一人論者以為非偶然也起巖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峯漫藁華峰類藁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為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為詞章下筆

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  
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延祐  
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  
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  
不決玄察其情皆為平反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  
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  
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  
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

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繇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玄諭以禍福歸為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為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

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  
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  
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立為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  
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  
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召  
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  
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  
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

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爭之未幾南歸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復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

訪使行次淞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立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束帶給俸賜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立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

宣赴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  
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  
八十五中書以聞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  
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含  
弘纘密處已儉約為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  
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  
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  
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



手金縉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  
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  
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  
具與有功焉玄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玄卒有圭齋  
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  
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

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  
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第  
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  
道上有士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  
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  
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冤獄雖有成案皆平反  
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  
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

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濟賽音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為偽以迎其意斃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士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士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三年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特克實遣人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士知事急即往告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

壬即疏守庸及經歷多爾濟巴勒監察御史郭額森呼圖克阿附特克實之罪以俟十月特克實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寧珠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上言特們德爾之子索諾木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王毅右丞高昉橫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日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日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日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曰欲謹兵

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曰賊臣妻妾  
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  
曰特們德爾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  
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  
立詹事院選為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  
請振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  
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  
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

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  
為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  
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  
飾或惜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  
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偽有淹  
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  
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司  
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迅掃積滯幾無留牘

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父  
憂天歷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鹽法壞廷議  
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  
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叅議中書省事未幾  
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叅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  
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  
嚕噶齊旺布籍丞相勢宿衛東宮其行頗淫穢御史劾  
之旺布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叅

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  
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  
為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  
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  
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  
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徹爾特穆爾挾私憾奏罷進士科  
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  
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



偽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  
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  
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  
剽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輝和爾字書  
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  
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  
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至  
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叅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

極論帝當親祀太廟母后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  
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人皆  
避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嘉特沁薩巴及博囉特穆爾  
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  
相托克托主行之甚力有壬爭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  
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地勢高下甚有  
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  
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

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茂巴爾斯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讒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淞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淞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達蘭布哈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

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  
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  
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  
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  
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  
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  
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  
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

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仕久之始得請詔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

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

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  
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于一人  
曰禎

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自幼穎拔異羣兒既成童聚經史  
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  
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往質所得造詣日深  
善為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

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為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言逆賊特克實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薩爾身親弑逆以告變得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黃金為太廟神主仁宗室盜竟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踰月調國

子監丞夏風烈地震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乃羣相剽劫殺人桓州道中既逮捕舒瑪爾節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民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中書舒瑪爾節庇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特克實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衆皆聳聽冬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



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諸

王帥兵征鬱林州徭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歸樞

密副使王布琳濟達言李平徭有功當遷官本言李棄

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況可官邪王色沮乃不

敢言舒瑪爾節死左丞相都爾蘇當國得君與平章政

事額卜德呼勒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異石名曰攔者

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過為司憲褫官或

有出其門者三年冬額卜德呼勒自禁中出至政事堂

集宰執僚佐命左司員外郎胡彝以詔藁示本乃以星  
孛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  
自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者本讀竟白曰今警災異而  
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怒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  
天下司憲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  
世祖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  
賊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歎息罷  
去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四年春遷禮部郎中天

歷元年冬陞吏部侍郎二年改禮部侍郎是年文宗開  
奎章閣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超太監至順元年進奎章  
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為河東廉訪副使將行  
擢禮部尚書三年冬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  
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大  
明殿朝賀衆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為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  
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兼

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四階官  
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  
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堅若金鐵人有  
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  
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第一甲為三人父官南中貧賣  
宅以去居官清慎自持饘粥至不給本末弱冠聚徒以  
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  
不能給棺斂執紼者近二千人皆搢紳大夫門生故吏

及國子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謚正獻弟褰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校書郎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謚文靖褰嘗為監察御史於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云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幼穎異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尚書

宋本同師明性理為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  
齊名時號謝宋史枉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樞方  
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為文眎端端一讀即  
能指擿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語人後二十年若謝  
端者豈易得哉用薦者署校官不報科舉法行就試河  
南行省中其舉以內數不會試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  
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陰州事歲滿入為國子博  
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失第八室黃金主坐罷去端

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不辨尋除翰林修撰陞待制以  
選為國子司業遂為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大夫端善為  
政筮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  
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委端讞端剖決如流績譽  
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居翰林久  
至順元統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考  
妣制冊多出其手預修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累  
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

外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  
謝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蘇天爵同  
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至元六年卒年  
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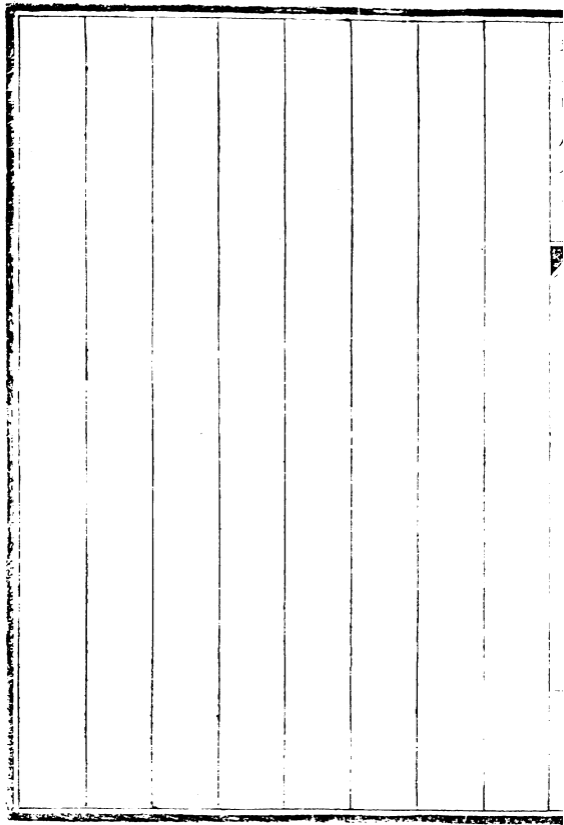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許有壬傳三年八月 原刻無三年二字按英宗之崩  
在三年八月原文類敘於二年之下則紀年未明今  
據通鑑綱目增

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 按元史類編作一百卷  
宋本傳諡文靖 原刻訛文清據永樂大典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六十二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

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叅議中書省事調燕南廉訪使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與大都留守達爾瑪實哩使四川首薦雲南都元帥舒嚕多爾濟有文武材初四川廉訪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於平章某瘦死獄中至是伯

延親屬有愬會茶鹽轉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  
訪使倉皇去官至揚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罷憲史四  
人奏差一人籍其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  
張文德出遇少年執兵刃疑為盜擒執之果拒敵文德  
斬其首得懷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賊黨聞之遂焚劫  
雙山文德捕殺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  
乃議文德罪比不即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  
一百守誠至為直其事他如以贓罪誣人動至數千緡

與夫小民田婚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辭窮吐實為之平反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正之因疏言仕於蜀者地僻路遙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絕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宜賓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文翁石室為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遘疾以至正九

年正月卒年五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諡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滋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為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汶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為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奉翰林文字



再轉為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二年拜

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

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

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巴延專擅威福讐殺不辜

却王之獄雅克特穆爾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

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

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

庶幾能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

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  
應徒配者鈇趾以舂金鑛舊嘗給衣與食天厯以來水  
壞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  
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  
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  
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瘐死多寡罪著為  
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堪河設堪夫戶八千三百七十  
有七車戶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十

出船一百九十艘填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  
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有一車之  
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  
夜奔馳猶不能給填夫戶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二  
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顛顛如鬼甚可哀也河  
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戶尚玉等一萬三千二  
百二十五戶阿南達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  
簽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通京師比歲饑饉

羣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隣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弊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為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即萊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為婚有能捕賊者以船昇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淞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

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

朝廷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愬于臺者  
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  
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  
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幾死  
賊以是圖復讐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賊  
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  
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

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為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收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

門立水陸站以達於關陝移牘思誠會陝西河南省憲  
臣及郡縣長吏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  
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  
詣其地衆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礁石錯出路  
窮舍騎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  
度其不可乃作詩厯敘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  
遼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為鬪復  
命為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為鬪者五人罰

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情者黜於是更相勉勵超陞  
兵部侍郎監燒燕南昏鈔忽心悸弗寧已而母病事畢  
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內憂扶櫬南歸甫禫朝廷行內外  
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磁  
河水頻溢決鉄燈干鉄燈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  
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于  
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  
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



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

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

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

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

十三莖莖五六穗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

政沽美名乃止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

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

拜禮部尚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

勸課思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泣緘進二麥豌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名還還國子祭酒俄復為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曰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糧運四曰改祿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曰復倚郭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為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七年春紅巾

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  
喇特納實哩及省院諸官於安西王伊魯特穆爾即衆  
沟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特  
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將  
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  
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為京師之庭戶陝西  
實內郡之藩籬兩省相望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  
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

有為國為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報効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衆乃安既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特穆爾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特穆爾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行樞密院掾史

田甲受賂事覺匿豫卽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況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聞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俄起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為變所繫豈輕耶事遂寢十七年召

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臥疾聞命即起至朝邑疾復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有七諡獻肅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

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為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一卷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丁內憂服闋起為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因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

有不決之獄如其久乎立出之王傳薩都拉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為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為之震肅出僉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嚕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問對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  
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  
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叅議中書省事視  
事十日以史故仍為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撫  
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烏瑪喇王武事文博死烏瑪喇  
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  
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

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人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叅湖廣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訪使尋召為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托克托大司徒雅克布哈知端本堂事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

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為學  
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  
性自非學臻聞與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  
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  
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寢以事廢驟膺重託負  
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  
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  
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文又取史傳及先  
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  
學衍義之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  
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  
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  
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  
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  
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為太子問安餘暇之助

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遠治亂興

廢為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

當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焉久之陞翰林

學士承旨階榮祿大夫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

臣之所言即前日所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

諸書叅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

之則萬幾之政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

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富珠哩朮

子速附

富珠哩朮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朮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朮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為異朮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朮不恤而為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叅政燧之四世孫

也隱居不仕學行為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

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

名思溫字伯和克翁為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

蕭軒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軒

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於是軒

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以薦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

梁路儒學學正會修世皇實錄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

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

厯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  
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聃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  
納之尋劾奏中書叅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  
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聃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  
環刀後因為定制還往淮東覆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  
惟尚刑多置獄具聃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  
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  
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聃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



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  
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為令除右司都事時相特們德  
爾專事刑戮以復私憾肿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  
改左司都事於是拜珠為左相使人勞肿曰今規模已  
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肿強為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  
肿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官多罍罍者肿白丞  
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敎帝方獵柳林  
駐故東平王安圖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

上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珠命泚傳旨中書泚頷之  
行數步還曰命泚傳否拜珠歎曰真謹飭人也問謂泚  
曰爾可作宰相否泚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  
事也夫為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  
珠大悅以酒觴泚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泚  
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  
成泚為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為河南行  
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泚曰世祖立國成

憲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朮乃開壅除弊省務為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晉州達嚕噶齊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朮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朮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內外嚴置局鎖書巡夜警永為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朮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朮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于鞏而

不名命翀與平章政事溫德亨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  
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翀極言大  
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  
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為禮儀  
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  
帝偶取笏視曰此為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翀竣事  
上天厯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  
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

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  
禧院使阿榮對曰翬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  
緩耳太禧院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子  
翬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翬所談  
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  
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貲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諸生素已望翬至是私相歡賀翬以古者教育有業退  
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

腫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為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搏  
節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  
有六年未及釋褐者腫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  
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  
帝師不為動惟腫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迎之徒天下僧  
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  
拜布哈塔斯哈雅阿爾斯蘭馬祖常史顯夫及腫六人

商論國政聃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即位早正宸極  
以幸天下帝既即位大臣以為赦不可頻行聃曰今上  
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  
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為宜從聃言議乃定遷禮  
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  
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聃召其妻詰之曰汝為人  
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  
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

歸鄉里明年召為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神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為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為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神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神廕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



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  
死遠妻雷為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我乃叅政冢  
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  
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

李洞

李洞字漑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彊記作  
為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歎  
異之力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未幾以親老就

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非其志也及考除集賢院都事  
轉太常博士拜珠為丞相聞河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歷  
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泰定初除翰林待制  
以親喪未克葬辭而歸天厯初復以待制召於是文宗  
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士員河數進見奏對  
稱旨超遷翰林直學士俄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河既  
為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  
有大議必使與焉會詔修經世大典河方臥疾即強起

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既進奏  
旋謁告以歸復除翰林直學士遣使召之竟以疾不能  
起洞骨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面如  
冰玉而脣如渥丹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  
也其為文章奮筆揮洒迅飛疾動汨汨滔滔思態疊出  
縱橫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洞每  
以李太白自儼當世亦以是許之嘗游匡廬王屋少室  
諸山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僑居濟南有湖山花

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勅虞集製文以記之  
洞尤善書自篆隸草真皆精詣為世所珍愛卒年五十  
九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也父志道厯官嶺北行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由  
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  
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

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

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

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

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

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

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

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

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沈斧水

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証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証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

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  
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況不  
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為監察御史  
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  
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  
文問閭幽隱其闕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  
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  
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叅贊官後至元二

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  
出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為樞  
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  
復為吏部尚書陞叅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  
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  
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  
叅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為集賢侍講學  
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為師長端已悉



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為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  
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  
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  
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  
子察其誣乃復起為湖北道宣慰使浙江道廉訪使俱  
未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  
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為大都路  
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為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

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為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畧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為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稿七卷文稿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

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為己任學者因其  
所居稱之為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  
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稿云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李好文傳凡五十一卷 原刻作五十卷按好文自撰  
太常集禮稿序云為編秩者郊祀九社稷三宗廟二  
十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請諡及官制因  
革典籍六合五十一卷今據增

富珠哩神傳始名思溫 原刻訛思溫據永樂大典及  
滋溪集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六十三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一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為寶章閣  
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金閩八  
郡圖籍來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

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叅知政事  
行省江西俄以為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境遇害于海  
上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七  
歲從其母葉訴闕下世祖閱焉給驛券俾南還賜平江  
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  
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史見  
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矚眙不  
敢欺崑山有詭異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為披

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賕以為病死都中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甲居海濱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荆湖北道



宣慰副使適歲祲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  
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為通才除  
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為監者六所鑄錢惟江淮號最精  
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谿洞徭獠往來民間憚其  
強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  
服郴民染於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簠  
簋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  
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為之變隣州茶陵富民覃乙

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屍成婚藏隱  
玉杯夜明珠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委之都  
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  
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為神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  
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三等言於行省以為  
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  
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  
此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

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  
我輩當粥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  
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  
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  
事父老或以兩歧之麥六穗之禾為獻都中曰此聖主  
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內憂去郡民生  
為立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  
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筴乃知前除

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事者恐斂  
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為臣子者使皆避諂何以集事乃  
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  
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  
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  
帥天歷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  
宣慰使都元帥三易鎮皆佩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  
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中以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

兩淮都轉運鹽使仍賜襲衣法酒都中既至叅酌前所  
行於兩浙者次第施行之鹽法遂修尋拜河南行省叅  
知政事申道以疾作南歸於是天子閔其老詔即其家  
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  
謚清獻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輒暴著而治郡  
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  
下而位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  
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疇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

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許衡即知所趨嚮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有詩集三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竒穎嘗戲道旁丞相諤勒哲見之謂人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為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省照磨尋陞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

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為開陳禍福俊  
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  
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  
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  
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  
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  
本鄉或恐為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  
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

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顧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陞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陞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駁為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為世道賀矣尋遷左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拜珠請更前政不便



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有不能輸者有司以責之役戶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秦定初出為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為運使當令越民少蘇矣行省檄克敬抽分船貨掬番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

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能奪商人德之擢江西  
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  
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  
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  
建議著為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  
戶是歲當天歷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  
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  
為脫其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令蹈萬死完所漕而

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  
省臣從之召為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  
其事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勲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  
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為皇  
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  
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命邪克敬  
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不  
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

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  
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中奉大  
夫叅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  
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為己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  
聲譽益著入為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  
疾元統初起為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  
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  
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

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  
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  
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唯長寧  
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以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疫民嶺  
海徭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  
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為克敬抗  
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  
坐視邪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于朝即令

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  
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  
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  
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  
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克敬喜讀書其  
有所得者輒抄為書又有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至元  
元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省參知政  
事追封梁郡公諡文肅子時以文學顯歷任中書參知

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任蘇克

任蘇克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稱性倜儻尤峭直疏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亟為之有古俠士風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過初襲父官為右衛千戶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竒之由是出入禁闥待以心腹將擇重職處之未幾特克實與都爾蘇構謀英宗遇弒遂引去自是不復仕居常扼腕或醉歸慟哭過

市時人目以為狂莫知其意也泰定中都爾蘇用事天  
變數見蘇克乃密與平章政事蘇蘇謀曰先帝之讐孤  
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  
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  
意次子懷王入望所歸而近在金陵易於傳命若能同  
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帝之讐可雪也蘇蘇深然之時  
雅克特穆爾僉樞密院事實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冬  
告以所謀雅克特穆爾初聞之矍然因徐說之曰天下



之事惟順逆兩塗以順討逆何患不克况公國家世臣  
與國同休戚今國難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  
矣雅克特穆爾乃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  
俄而秦定帝崩都爾蘇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蘇克與  
蘇蘇從雅克特穆爾奉豫王令率諸豪傑乘時奮義以  
八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  
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京  
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即皇帝位是為文宗論功行賞擢

蘇克為禮部尚書蘇克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變不能勇敢一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將相之力在臣未足贖罪又曷敢言功乎文宗慰勉之乃拜命而其他賞賚一無所受尋遷長寧寺卿繼出為安豐路總管又入為壽福寺總管又為都水使者居官恂恂無幾微自伐之意人或詢以翊戴之事往往遜謝終無所言君子尤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孤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歷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伊都呼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宮明年三月授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二司隸禮部如故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一曰正君道

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正綱紀五曰審銓衡六曰勵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修軍政先是關陝大饑民多粥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蕪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流民王延祿非海延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法遂抵擴罪明年二月遷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監察御史

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  
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  
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  
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  
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況君臨  
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  
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乘時圖  
治之機茲不可失也又言戶部賜田諸集賽友請海青

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修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羣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寔蕃

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十三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併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

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



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縑綺旌之俄遷右司都事元統二年五月轉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出為淮西道廉訪副使至淮未朞月引疾歸六月召為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至正元年

轉兵部侍郎俄丁內艱服除召為右司郎中歲凶盜賊  
蠭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  
分兵鎮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叅議中書省事轉刑部  
尚書改湖廣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  
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辭十一年改  
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哈扎爾  
布哈領弓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言于宣讓王特穆  
爾布哈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冑鎮撫淮

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且王府屬集賽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何能禦敵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禽渠賊廬州平既而潁寇將渡淮又言于王曰潁寇東侵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為屯田萬戶名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

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  
召入為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十二年拜治書侍御  
史明年陞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  
授榮祿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命下強拜受命  
明日卒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  
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諡通敏

韓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檢校司空贈司徒克

以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留鎮汴子孫遂為太康  
韓氏父克昌至大間仕為監察御史以論事有名聲元  
善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釋褐除新州判官累擢江南  
行臺監察御史歷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郎吏部尚書  
僉樞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五年遷大司  
農卿尋出為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南肅政廉訪使九  
年召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一年丞相托克托奏  
事內廷以事關兵機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

退避勿與俱由是遂與右丞伊蘇烏爾圖華同分省彰  
德以給餽餉十二年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總兵討汝  
寧元善至衛輝以病卒元善性純正明達政體敬歷臺  
閣三十餘年遂躋丞轄以文學治才羽翼廟謨論議之  
際秉義陳法不徇鄉上官國是所在倚之以為重嘗以  
謂告侍親居家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為義莊以  
周貧族至正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錠元善復以買  
田六百畝為義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山南廉訪司皆辟書吏天歷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用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而皇弟雅克特古斯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

正名斯亦足矣惟皇弟雅克特古斯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為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



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興言至此良為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報又上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閭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實喇鄂爾多斯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

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  
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  
員風紀以言為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  
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  
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  
侍敬又上疏曰臣間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槃革  
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  
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

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閭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偽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為業居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為偽造鈔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

濁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為王濁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濁為真造偽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江東所至抑豪強惠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為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淤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錠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為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府憲

讐殺以沙克嘉巴勒處大逆敬詳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論舍重而就輕朝廷咸以為然十五年復為樞密院判官尋拜叅知政事行省河南復為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有七年名為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叅知政事盜據齊魯敬與平章政事達蘭叅知政事

溫普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  
敬兼領兵刑戶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  
其能上間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溫普密議  
曰我軍強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  
穴而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  
敬以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  
以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  
復敬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請

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北燕南士  
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軍費民獲  
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江浙行省左  
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諡曰  
忠敏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王都中傳所鑄錢惟江淮號最精 原刻作惟所鑄錢

文義倒置今改正

仍賜襲衣法酒 賜原刻訛作贈據文義改

王克敬傳拗番者例籍其貨 番原刻訛蕃按元典章

云抽分舶貨土貨單抽番貨雙抽又舶商赴番國貿

易者應註明係往何國不許越往他國或有犯者其

貨入官拗番之義當即指此



英后入覲 考英宗后薨於泰定四年見后妃列傳距  
天歷已二載傳稱英后當有誤

至元元年卒年六十一 原刻作元統二年卒按本傳  
稱克敬於元統初致仕年五十九若卒於二年則年  
止六十矣元統建號止於二年克敬年既六十一當  
是至元元年耳今據改

陳思謙傳朝省之除太速 除原刻訛際據續通鑑改  
故殺從而加功之人 原刻遺漏功字據刑法志增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潔